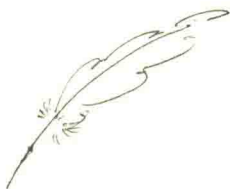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美]伯格 Ronna Burger ● 著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 柏拉图《斐德若》疏证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f Writing

贺晴川 李明坤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 柏拉图《斐德若》疏证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f Writing

[美]罗娜·伯格 Ronna Burger | 著

贺晴川 李明坤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柏拉图《斐德若》疏证/(美)伯格著; 贺晴川, 李明坤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 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f Writing

ISBN 978-7-5080-8709-2

I. ①为… II. ①伯… ②贺… ③李…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5684 号

Plato's Phaedrus: A Defense of a Philosophic Art of Writing

By Ronna Burger

Copyright © 1980 by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0768 号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作 者 [美] 伯格
译 者 贺晴川 李明坤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8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计划资助项目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跌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

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05年元月

柏拉图注疏九卷集篇目

卷一

- 1 游叙弗伦（顾丽玲 译）
- 2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
- 3 克力同（程志敏 译）
- 4 斐多（刘小枫 译）

卷二

- 1 克拉提洛斯（刘振 译）
- 2 泰阿泰德（贾冬阳 译）
- 3 智术师（柯常咏 译）
- 4 治邦者（张爽 译）

卷三

- 1 帕默尼德（曹聪 译）
- 2 斐勒布（李致远 译）
- 3 会饮（刘小枫 译）
- 4 斐德若（刘小枫 译）

卷四

- 1 阿尔喀比亚德前篇（梁中和 译）
- 2 阿尔喀比亚德后篇（梁中和 译）
- 3 希普帕库斯（胡铎 译）
- 4 情敌（吴明波 译）

卷五

- 1 忒阿格斯（刘振 译）
- 2 卡尔米德（彭磊 译）
- 3 拉克斯（罗峰 译）
- 4 吕西斯（黄群 译）

卷六

- 1 欧绪德谟（万昊 译）
- 2 普罗塔戈拉（刘小枫 译）
- 3 高尔吉亚（李致远 译）
- 4 美诺（郭振华 译）

卷七

- 1 希琵阿斯前篇（王江涛 译）
- 2 希琵阿斯后篇（王江涛 译）
- 3 伊翁（王双洪 译）
- 4 默涅克塞诺斯（李向利 译）

卷八

- 1 克利托普丰（张纓 译）
- 2 王制（史毅仁 译）
- 3 蒂迈欧（叶然 译）
- 4 克里提阿（叶然 译）

卷九

- 1 米诺斯（林志猛 译）
- 2 法义（林志猛 译）
- 3 厄庇诺米斯（程志敏/崔嵬 编译）
- 4 书简（彭磊 译）

杂篇（唐敏 译）

（篇名译法以出版时为准）

中译本说明

《斐德若》属柏拉图三十五部对话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四篇短篇名作之一(其他三篇为《会饮》、《斐多》、《普罗塔戈拉》),但在柏拉图作品中的位置,却长期游移未定——按古人的看法(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斐德若》是柏拉图写下的第一篇对话。^①十九世纪德国的柏拉图翻译家和诠释家施莱尔马赫沿用此说,其说法是:柏拉图的作品按事先想好的教育方案写作而成,主体可分三组,每组由三部对话构成主干,若干作品构成附属部分:

第一组:《斐德若》-《普罗塔戈拉》-《帕默尼德》;

第二组:《泰阿泰德》-《智术师》-哲人(名为“哲人”的对话,据说柏拉图曾计划写但并没有写,施莱尔马赫此指《会饮》和《斐多》);

第三组:《王制》-《蒂迈欧》-《克里蒂亚》。^②

《斐德若》排在首位,被视为柏拉图作品的开端,施莱尔马赫说,他依据的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古典语文学家——其实,这种安排也意味着,《斐德若》是理解柏拉图所有作品的开端。

如此意图说在十九世纪中期遭到猛烈攻击,随之兴起的编年说占据了支配地位。经古典语文学家们勘定,柏拉图作品的编年史大致可分四个时期:早期-过渡期-中期-晚期。经考订,《斐德若》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卷三38。

② 参见 F. D. E. Schleiermacher, *über die Philosophie Platons*, Hamburg 1996, 页44-45。

2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属柏拉图的晚期作品,尽管其文风活泼、对话生动,不像其他晚期作品那样徒有对话的形式,内容上也多与早、中期的作品主题相近,从而,过去流行的所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最后的作品(指《法义》)中消失了”的说法就不再成立——海德格尔的学生、柏拉图解经家布若克接受此说,将《斐德若》置于柏拉图所有作品最后(并将《法义》判为伪作)。至于为何《斐德若》在文风和内容上像中期作品,他的解释是:柏拉图想要显示自己老了还能聊发“少年狂”^①——然而,从十九世纪迄今,古典语文学界一直有人坚持:《斐德若》属柏拉图的中期作品,显得是在《会饮》和《王制》之后,《智术师》、《治邦者》、《斐勒布》以及《蒂迈欧》之前的作品。^②

斐德若这个人物在柏拉图作品中出现且仅仅出现过三次,依次分别是:《普罗塔戈拉》-《会饮》-《斐德若》。在《普罗塔戈拉》中,斐德若被一笔带过,仅仅提到他是智术师的崇拜者,毕恭毕敬地坐在希琵阿斯身边听讲解“天象学中涉及自然和高的东西”(315c2-5)。在《会饮》中,斐德若虽非中心人物,位置却并非不重要,因为恰恰是他倡议颂扬新“神”爱若斯——看起来就像是智术师在雅典启蒙的结果。在《会饮》中,苏格拉底虽然推翻了将爱若斯捧为新“神”的说法,但在那个场合,苏格拉底主要的交锋对象是厄里刻西马库斯,尤其是阿迦通和阿里斯托芬两位诗人。何况,苏格拉底正式发言时戴上了女巫狄俄提玛的面具,因而实际并未直接面对斐德若。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与斐德若单独在一起,即便谈的一些话题与《会饮》相同,也大为延伸——再说,倘若伯纳德特的看法不错:《普罗塔戈拉》与柏拉图所有的作品不同,坚持要在四重传统德性(智慧、正义、审慎、勇敢)上再加第五重德性虔敬,^③那

① 参见 Walter Bröcker, *Platos Gespräche*, Frankfurt/a. M 1967/1999 五版, 页 522-523。

② 参见 Luc Brisson, 《斐德若》译注, 导言, Paris 2000, 页 33。

③ 参见 Seth Benardete, *Socrates and Plato: The Dialectics of Eros*, München 1999, 页 45。

么,在《会饮》中,推重虔敬的是阿里斯托芬,可是,阿里斯托芬推重虔敬并没有诚意。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尽显虔敬之能事,但是否有诚意确又是个大问题……

其实,分期说与意图说很难截然分离。何况,柏拉图有些作品的分期实难下定论(《帕默尼德》、《斐勒布》、《蒂迈欧》究竟属于中期还是晚期,难以断言),我们也不好说柏拉图作品有一个成熟过程,或者有过后期否定前期的转变。因此,二十世纪初,意图说又重新抬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柏拉图的写作意图。

要把握柏拉图的写作意图,就得从作品主题入手。可是,《斐德若》与柏拉图的多数作品不同,其论题显得颇为多样,以至于早在最初编辑柏拉图全集时,编辑家们就为定“副题”伤脑筋——布里松告诉我们,古代编辑家先后给《斐德若》拟定过五个副题:论灵魂,论爱欲,论善,论修辞术,论美。何况,由于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提出了不信任写作的论点(其次是《书简七》),争议不休的有关柏拉图是否有不成文或不公开的学说(《论善》)的问题,与《斐德若》有极大关系。

无论一个著作家写了多少著作,较为基本的总不过是其中的几部,换言之,一个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意图总是反映在几部较为基本的作品中;海德格尔甚至认为,一个思想家一生所想的其实就是一个唯一的问题。倘若如此,柏拉图所想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按伯纳德特的看法,在柏拉图那里,“人”第一次成了“形而上的问题”——爱欲被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激情”来看待。按过去的(自然哲学的)理解,人的问题恰恰是形而下的,而非形而上的。说柏拉图哲学使得“人”第一次成了“形而上的问题”,无异于说,柏拉图把形而下的存在当作形而上的存在来看待,把过去的形而上的东西变成了形而下的东西来看待——用施特劳斯的说法,在柏拉图那里,最高的东西同时是最低的东西,反之亦然。

由此来看,伯纳德特以为,柏拉图的基本著作可以说是《王制》、《蒂迈欧》、《斐德若》和《会饮》——在《王制》和《蒂迈欧》中,

柏拉图通过“人的政治问题”抵达了一种在体论(the ontology),从而表达出“人”作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究竟是怎样的。在《斐德若》和《会饮》中,柏拉图则通过对激情(爱欲)的探究走向他要面对的在体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前揭,页19-21)。这样看来,在柏拉图作品的整体结构里,《斐德若》的确是基础。因此,从研读《斐德若》入手,可以使得我们对柏拉图的基本思想和整个作品系统有一个较为切实的把握:在四部曲结构内部,《斐德若》与《王制》相配(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作品),《会饮》则与《蒂迈欧》相配;在四部曲结构外部,《斐德若》与《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法义》等联系十分紧密。

本书作者是伯纳德特的高足,如作者在“致谢”中所言,本书的写作也“全赖恩师”。不过,与伯纳德特自己的《斐德若》义疏相比,本书的绎读要细致得多。

本书第一至四章由李明坤博士译(贺晴川补译了其中的疑难之处),第五至六章及附录由贺晴川译,贺晴川统一全书,并加了适量的译按。樊黎博士帮忙审读了译稿,谨致谢忱。

刘小枫

2015年6月

致 谢

感谢安德鲁·梅隆博士后研究奖学金提供机会,让我得以于1978年至1979年6月期间,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修订本书草稿。

众多朋友、同事、同行以及出版社选择的读者,阅读了本书原稿的一份较早版本,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非其背后的那种严肃追求,眼前这些文字也不过价值寥寥,而我之所以还有一点信心敝帚自珍,全赖我的恩师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致谢	(1)
导论	(1)
第一章 斐德若:没技艺的人	(10)
第二章 五彩斑斓的吕西阿斯讲辞.....	(31)
第三章 苏格拉底受感于仙女而作的讲辞.....	(52)
第四章 苏格拉底受感于精灵而作的讲辞.....	(73)
第五章 言说技艺与辩证法的原则	(118)
第六章 写作技艺	(153)
附录	
漂亮的伊索克拉底	(194)
参考文献	(216)
索引	(219)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数学家、星相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三十五种，书简集一种，共三十六种)。1513年，意大利出版家Aldus出版柏拉图全集，被看作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体例。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跌出，有31篇本或28篇本，甚至24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始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带注释的*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以及Erich Loewenthal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36种+托名作品7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

2 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

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36种+托名作品7种），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逐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全集：译本和注疏”，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九十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者当紧密关注并积极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欲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於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新生。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05年元月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间的对话宣告了书面文辞的危险,即对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的阻碍。据说这场对话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古老故事,提供了真实的意见或智慧的外观;但是它的意义无法被传下来,只能靠某种自我发现的活动去探求。这种独立探索用活的思想的运动,取代了对传说之既定权威的不动的信赖(unmoving trust)。因此,书面文辞摹仿了神对写作的谴责,而这一摹仿本身的自相矛盾性,也证明了自己只是表面上自相矛盾:让人留意到它所警告的写作的危险,也就使得警告不再必要,这样也就实现了书面文辞的潜在价值。

忒伍特和塔穆斯之间的对话,是对所有柏拉图对话的微型摹仿。柏拉图对话的根本谜团总是取决于活的言辞(living word)与对这些言辞的书面摹仿之间的张力:源于柏拉图的写作技艺(art of writing)的作品(products),代表了作为哲学事业之典范的苏格拉底对话,却从未承认其创作者的功绩。尽管柏拉图的爱智慧仅仅表现为对苏格拉底的爱智慧的摹仿,摹仿行为本身却暗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只要苏格拉底确实代表了哲学事业的典范,考察他的爱智慧与他的不事写作之间的关系,便是对哲学的写作技艺之可能性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柏拉图式辩护的必要基础。

柏拉图的《斐德若》就是这样一篇对话,它的特定主题就是一种对于自身的摹仿本性所作的自我反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对话反思了它作为一篇书写作品(product of writing)所具有的品质,而这种反思却导致了表面上对写作行为的贬低。书写作品能以智慧的假象取代活的思想,[3]这一点在苏格拉底(这位“暴君爱若斯”的仆人)的口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述:苏格拉底谴责书面文辞,说它们就像绘画作品一样,总是一成不变,不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该保持沉默,无能于为自己辩护。与活的言辞所具有的富有爱欲的生命力相比,写作宣告了创作者的死亡,就像思想的墓志铭。柏拉图的对话用书面的摹仿取代了说话者活的、呼吸着的言辞,并

以此纪念苏格拉底之死。但是,这种对于活的思想(living thought)的纪念碑的谴责,掩盖了其双重本性所具有的含混性,因为这种摹仿一旦被视为原型,就具有了欺骗性,可是一旦认识到它仅仅是摹仿,它就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当书面文辞发现自己能取代回忆的能力是一种假象时,它才能发掘出自己的潜能,即充当知者(the knower)的记忆工具。

这种由书面文辞对书面文辞所作的谴责,暴露出它对于写作之游戏性(playfulness)的承认,而这种游戏性在这篇对话中被视为真正爱智者的标志。苏格拉底爱智慧(这使他认识到写作的游戏性)的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又被他看作是最伟大的属人智慧(参《申辩》23b)。柏拉图的技艺对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knowledge of ignorance)的摹仿,就在于《斐德若》声称它知道自己只有智慧的外观而缺少智慧的实在(reality),而这项声称最终成了有关书写作品的最伟大的属人智慧。由此,柏拉图的《斐德若》证明:唯一能够谴责写作技艺的作品,必定是对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爱欲言辞的某种摹仿。正是通过承认自身潜在的危险,这篇柏拉图对话使得对它的解释活动成了它的自我实现,并因此表明自己有可能克服一篇死的书面文辞所具有的那些遭到苏格拉底谴责的局限性;一旦被思想的呼吸所唤醒,对话的文字尸体(written corpse)就变成一种活的存在,知道何时该开口,何时该保持沉默,能够针对所有不公正的滥用为自己辩护。

“一切辞章(logos)”或“每篇辞章(logos)”都要组织得像一个活物——这项要求似乎是在描述一种活的言辞,而非写作。事实上,这项要求被引入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讨论中,作为组织一切辞章(logoi)(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的必要原则:它们的结构必须“头和脚样样不缺,既有腰身也有四肢,各部分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和整体之间,都关系恰当”(264c)。但是,正如作为书写作品的这篇对话悖离了自己对书面文辞的谴责一样,它的结构似乎也悖离了自己对于“一切文章都得是有机统一体”的明确要求。《斐德